

一篇非典型游记



曾胤洪

于是我与父亲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目光越过湖面那座略显浮夸的玻璃长桥,越过看起来廉价而艳俗的紫色灯光,越过一切文明在这湖与山上留下的痕迹。四月的晚风轻抚,体内过剩的酒精到底挥发在了空气中。

“你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山吗?”父亲突然问。

“不知道。”

“老人山、宝积山、螺蛳山,看那座山。”父亲指向不远处一座低矮佝偻的山,果真像个老人。山道彩色的灯光照在银白的栏杆上格外显眼,这座山也未能幸免。“我小的时候经常从那跳进湖里。”

“翻过栏杆?”

“那时还没有栏杆。”

一

4月1日,早上7点50分,我打着哈欠踏进了动车的车门,同行的父亲脸上的表情略为不悦。父亲的理念是,能过得舒服点就尽量舒服,但是,显然,在一个清早拨开晨雾,踏上远行的路,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靠窗而坐,窗外的节节车厢随着铁轨的弯曲摇摆,野间的田埂变得越来越细碎,直到一座座山从地面隆起,列车以每小时199公里的速度穿越一个个隧道。我知道我又回到了桂林。

二

“回到桂林”其实有些不合适,要解释这个就必须先说说自己的身世。我父母都是桂林人,父亲16岁时离开桂林,在柳州工作了17年,我差点也变成了柳州人,不过到底来到了南宁,与母亲在这相遇。

在南宁的我,母语是桂林话,我因听不懂南宁的白话,时常在与南宁本地人交流时感到困惑。埃米尔·西奥兰说“语言才是我们的故乡。”而我却认不清桂林的任何一条街道。所以我既不是南宁人,又不是桂林人,我也既不被南宁人认为是本地人,也不被桂林人认同为老乡。这种微妙的身份差异伴随着我成长的始终。

一直以来,一个念头在我心头萦绕:我必须重新审视一次桂林,这个我的祖辈、我的父辈生活过的地方。只有这样,我才能确定我的身份,以及我的所在。“三月三”给了我这个机会。于是我高喊着“民族团结大于天”,踏上了旅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归乡旅途,而是我的价值重构。

三

“这些地方真的无聊,非去不可?”父亲再次劝我,在他和他朋友们——这些桂林人眼里,我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无趣至极:那靖江王府,他们本就是王城根下生长的子弟,周围哪面墙他们没爬过?那漓江半日的水程,两岸群

山还留着他们当年玩耍时的脚印,又何必与游客去挤那游船?更不要在他们面前提什么七星公园芦笛岩,这些在他们眼里,都是骗外地人的玩意儿。若问他们什么地方才好玩儿,他们便答:无他,周边乡野,大境朝田赶圩,青狮潭钓鱼,尚能行踏青事耳。

但我不干,我只想去那些他们看不惯的地方,我觉得这些地方他们看不上,是因为他们早就玩腻味了。但只有这些地方,才是我回来的价值所在。

四

人们对于一个地方旧时味道的形容,常带一个“老”字,比如老北京、老上海、老香港。但我好像从没听过“老桂林”在我印象中,桂林永远是老的,他古朴,缓慢,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三十年前这里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但现在不行了,我看到现在的桂林,觉得以后“老桂林”这称呼可以用了。

我看到靖江王府的独秀峰脚下,售票处戒备森严,山是桂林的山,但桂林人爬它也要交钱。我看见东西巷子被改成了一片徽派建筑,建筑里是商业化的桂林米粉甚至是汉堡王,人们按线性流程取餐,一如南宁。我还看见漓江上的游船熙熙攘攘,两岸群山不再仅是20元面钞上的画像,还成了所有游客朋友圈里点赞最高的照片。

我忽然觉得此行目的有些可笑,我不承认,我无法承认这就是我的所在,这是我的故乡。

我回了奶奶家,父亲早已在桌上摆好了酒——威士忌,我俩近年来的新嗜好。

“不好玩,无趣,毫无意义。”我倒着酒说。

“我说过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你走的那些地方,我小时候确实常去,”父亲说,“但现在不一样了,它们已经变了,被‘开发’了。”

“这是你的故乡,但它变了。”

……

酒后,和父亲在湖边散步,不知走了多久。

于是我与父亲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目光越过湖面那座略显浮夸的玻璃长桥,越过看起来廉价而艳俗的紫色灯光,越过一切文明在这湖与山上留下的痕迹。四月的晚风轻抚,体内过剩的酒精到底挥发在了空气中。

“你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山吗?”父亲突然问。

“不知道。”

“老人山、宝积山、螺蛳山,看那座山。”父亲指向不远处一座低矮佝偻的山,果真像个老人。山道彩色的灯光照在银白的栏杆上格外显眼,这座山也未能幸免。“我小的时候经常从那跳进湖里。”

“翻过栏杆?”

“那时还没有栏杆。”

4月2日,广州,晴。

在畅游了两天独具岭南特色的羊城以后,我们便告别了这座去时风雨沧桑,彼时兴兴向荣的都市,道别好友,在这里乘车南下去往我们的下一站:东方之珠——香港。

到了深圳以后便赶赴罗湖口岸,这座承载着数百万从中国大陆通往香港游客的口岸,日夜川流不息,过了口岸乘搭港铁到达香港。这座中国南大陆极具热带风情的城市此时呈现出一副繁华不息的风貌。从香港开埠以后,这往日的小渔村在英国殖民者的开发下逐渐变成了一座自由港,在英国殖民者长达99年的统治里,它逐渐变成了亚洲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在如今上海和深圳日渐崛起的竞争中,香港依旧是亚洲不可忽视的国际大都市。

这个港岛开埠后最早开发的地区是极富盛名的中环,具有殖民地特色的建筑与现代高楼建筑俯拾皆是。不管是港英时期总督式的建筑,或是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这里都如无缝衔接一般。历经动荡后,香港依旧以其特有的地区特色存于世,我们不能不感叹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在处理历史和未来的问题时这般稳妥,或对国内地区处理开发建设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繁华之景总与自然风光相随,我们动身前往太平山。这座置身于闹市的山脉是香港的最高峰,达554米,是香港最富盛名的风景区。游客可沿山而上,可坐缆车。我们登缆车而上,这列从1888年安全运行至今的缆车是从高处欣赏太平山风光的首选。下午三点,到缆车的终点站——凌霄阁。这座楼高七层的建筑是观赏维多利亚港的最佳地点,在此鸟瞰可饱览香港二岛风光,可欣赏壮观奇丽的别具一格的建筑群景观。

四月的日落来得早,余晖撒落维多利亚港,波折出层层金鳞,来回的轮船拉起汽笛,鸣别繁碌的今日。夕阳下的太平山显得格外静寂,像卫士一般,坚定无声地守护着香港。

(张源正)



雨中警民情最深

一场大雨将游客们游览的热情浇灭,苍山景区内的游客所剩无几,我站在游客中心的屋檐下,远山的轮廓被越来越大的雨模糊。我心中有些焦急,有些担心叫不到出租车。一位民警下班后刚好路过游客中心,他看到了我在屋檐下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便上前询问情况。我说:“这雨下得太大,没出租车肯接我回酒店。”民警明白了我的难处,对我说:“跟我走吧,我送你们回去。”我松了一口气,反复对民警说着谢谢。他却只是笑了笑,说:“应该的。”说罢,将我们领回了他停车的地方。

汽车在大雨中穿梭,半小时后停在了我们所住的酒店。下了车,我用力握着民警的手,再次表示我的谢意。而他回道:“我也只是下班顺路而已,您客气了。”而后驾车离去。

而就在我刚将行李放回房间后,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开门一看,是那位民警同志。“这是您的钱包吧,刚刚忘在我的车上了,下次一定要拿好啊。”民警同志说着,将钱包递给了我。还没等我道谢,他便匆忙离开。

望着他的背影,我明白了什么叫警民情深。

(田野)